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MDIAO ZHEJIANG XUESHU WEN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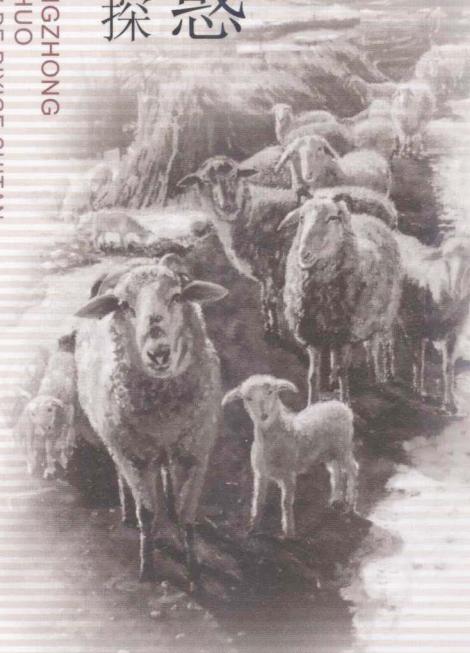
圣经思想中的自由与诱惑

王瑜琨 著

SHENGJING SIXIANGZHONG
DE ZIYOU YU YOUSHUO
YESU ZAI KUANGYELIDE DIYI GE SHITAN

当上帝被此世再次弃绝后，自由是被「抛给」人的，
就像萨特所说，人「不得不自由」，人必须选择，
人也许可以躲避灾难，但却无法躲避自由。
即使你不选择，那也是你的选择。

——耶稣在旷野里的第一个试探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2012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

圣经思想中的自由与诱惑

——耶稣在旷野里的第一个试探

王瑜琨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思想中的自由与诱惑：耶稣在旷野里的第一个试探 / 王瑜琨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81140-816-4

I. ①圣… II. ①王… III. ①基督教—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840 号

圣经思想中的自由与诱惑

——耶稣在旷野里的第一个试探

王瑜琨 著

出版人	鲍观明
组稿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任晓燕 柯 希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王好驰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816-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编 委 会

主任：陈 荣 蒋承勇

副主任：何一峰 邵 清 周鹤鸣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渊明 毛 丹 毛信德 田耀农 史习民 朱李鸣
朱新力 杜 卫 杨建华 杨树荫 吴 炫 汪水波
张宗和 陈剩勇 林吕建 周谷平 宣 勇 殷企平
凌 平 黄建钢 龚缨晏 董建萍 程惠芳 潘捷军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何一峰

副主任：俞晓光

成 员：黄 荻 周 全

总序

有人说,谁能将中国新时期三十多年的发展奇迹阐释清楚,谁就能荣膺诺贝尔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引领之下,浙江人民发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使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十分发达的省份。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社会各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而奋斗。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一座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也是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关,因此,对引领浙江市场经济大潮的“浙江精神”的研究、对浙江传统历史人文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富有深刻内容的研究领域。此外,浙江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因此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时代所用,指导社会经济和生活实践,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既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现实需求下,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省委、省政府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为全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组织协调机构,围绕理论研究、社科普及、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五大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组织、协调、管理、推动工作。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突出重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努力创建科学发展的新格局,推进社科事业新发展。我们积极培

育和提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学术年会、重点基地建设、策论研讨、浙江人文大讲堂、科普周等工作品牌,组织和动员了各教学科研单位、学术团体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强省建设服务,为繁荣发展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服务,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服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自古以来的优秀学术传统,呈现出成果较多、质量较好、气氛活跃、前景喜人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获得社会承认,为社会所用,将学术成果出版是首要环节。但是由于学术作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往往存在出版难的问题。因此,资助我省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 2000 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省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截至 2012 年,已资助了 524 部学术著作出版,有效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为了集中展示当代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从 2006 年起,我们在获得资助的书稿中,由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遴选部分书稿,给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光明文库”)系列丛书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从 2011 年开始,我们将获得全额资助和部分资助的书稿,统一纳入“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系列。全额资助的“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系列丛书编委会成员,由当年的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成员组成。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系列的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探索,其学术质量,有赖于我省学人的创造性研究。事实上,当代浙江的人文社科学者,既深入研究、努力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优秀传统,又立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力创学术精品,力促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自觉服务浙江的改革发展大局。我深信,“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的出版,对于我们坚持学术标准,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奇迹,总结、探索科学发展的路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陈 荣
2012 年 8 月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耶稣受试探的历史背景及其在《旧约》中的传统意义	
.....	018
第一节 耶稣生平的时代背景	019
第二节 耶稣遭遇试探时的个人背景	025
第三节 三部对观福音书对该诱惑事件的描述性差异	027
第四节 关键词探意	031
第五节 该诱惑事件与《旧约》历史的关联和意义	038
第二章 耶稣作为“人”受诱惑	042
第一节 诱惑的内容	044
第二节 《圣经》中的人论	051
第三节 面包问题	058
第四节 自由与诫命	064
第五节 亚当的伊甸园试探与耶稣的旷野试探之比较	083
第三章 耶稣作为“弥赛亚”受试探	099
第一节 何谓“弥赛亚”	100
第二节 “弥赛亚”的诱惑	111
第三节 自由问题向面包问题转换的关键是罪恶观的改变	128
第四章 诱惑的核心是人的敬拜对象问题	137
第一节 诱惑如何关乎敬拜	137
第二节 《旧约》中十诫命之第一、二诫命对敬拜的规范	141
第三节 自由与偶像崇拜	159

第五章 “神迹”和“权力”的诱惑	171
第一节 什么是“神迹”	172
第二节 “神迹”在何种意义上是人的正当渴望	176
第三节 “神迹”在何种意义上是人虚假的属灵愿望	179
第四节 耶稣所拒绝的“神迹”诱惑	182
第五节 自由不依赖于权柄,而是善	188
第六章 逃避苦难是最终的诱惑	198
第一节 耶稣拒绝面包、神迹和权能意味着被世界弃绝	201
第二节 关于苦难的诱惑	206
第三节 苦难与自由	222
第四节 耶稣身上体现的自由的矛盾	233
第七章 结语	241
第一节 耶稣	241
第二节 自由与诱惑	249
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64

导言

“人应该是自由的，他不能成为奴隶，因为他应该成为人。这就是上帝的意志。”^①

一、自由问题是人的问题的价值综合

人对他自身来说总是一个问题，这在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中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这种困扰本身就意味深长。人提出自我和宇宙的价值、意义和目的问题，并且对他所设想的答案永远感到不满，对这个他生存其中的世界有着终极的不适应。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识地对自己感到不满，并力图克服这种不满而获得超越的存在。人总是与世界有冲突，跟自己也有冲突，无论现实如何阿谀，也无论他对现实如何奉承，他总表现为现实的反抗者，他甚至能够反对自己。人无缘无故地思念另一种生活，认为它高于他所取得的任何成就。

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舍勒曾指出，不可能生物学地论证人的优势和高尚，只有根据精神的原则，人才区别于动物。^② 舍勒的这种说法当然是乐观的，因为他只提及了人的“优势和高尚”，即所谓的人的“好”，而人的“恶”的特殊性同样也使人区别于动物，这同样必须诉诸精神的原则才能得到解释。但问题是这个“精神的原则”出自何处？从世界出发来理解世界，或从世界出发来理解人，或者从人出发来理解世界和他自身，都对解释这个能够评判一切的意义设置了困难。更有趣的是，人的确是这样一种存在，他

^①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② 舍勒确定了人学的四个类型，(1)犹太—基督教类型：人是上帝的造物以及堕落；(2)古希腊类型：人是理性的载体；(3)自然科学类型：人是动物进化的结果；(4)颓废类型：意识、理性和精神的产生是生物的衰落，是生命的弱化。参见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没有局限在自己的体验和行为所及范围内,即他并不是被束缚在周围可见的世界里的,而是向未知世界开放的,他对感知现实所作出回答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地变化着的。世界中只有人超出他当前的处境提出问题,同时也超出他处境地作出回答。不仅如此,“他还要超越任何一种可能的世界影像,完全超越对世界影像的追求,不管这种追求是多么必要……假如我们的使命不是迫使我们超越世界,那么,我们就不会继续追求了,而且也没有继续追求的动因”^①。也就是说,即使在自己的创造中,人也没有得到持久的安宁,人把自然变成文化,又不断用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但是人在这种文化中没有得到最终的满足。这表明,人的使命也超越了文化,既超越了现存的文化,也超越了任何尚未塑造的文化。潘能伯格把“人独有的超出和超越自己的此在的一切现存规则而提出问题和向前推进的自由,叫做‘对世界开放’”^②。借用他的说法,笔者把这种“对世界的开放”叫作“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的生存和历史创造中最根本的动力之一。

人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在自然界中根本上是个新事物。人包含的某种普遍内容,很难解释为是在自然界和历史进程的其他现实中获得的,相反,自然界和历史的诸多特征却是可以在人的特殊性中加以诠释的。说人“对世界开放”和他的无穷可能性,实际上意味着人面对的是无限,他进入无限之中,也允许无限进入自身之中。人不能单单地被理解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与超越者的关系中才能理解人,这其实不是一个新观念,却一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观念。不能从自然界来直接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不能从比人低,甚至与人同等的东西出发理解人,要理解人,只能从比人高的东西出发。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一个人的一切,都不能穷尽这个人。因此,在宗教意识里,人的问题才被最深刻地提出来。在宗教里,人找到一个超越宇宙的根据,来设想自我与宇宙的意义和目的。正如尼布尔(Niebuhr)所称,“意义的问题乃是宗教的基本问题,它超越了寻求事物之间关系的通常的理性问题,正如人的灵性自由超越了人的理性能力”^③。

马克思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而且把以自由人为目标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看作是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

^① [德]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② 同上,第3页。

^③ Niebuhr Reinhold: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根据1996年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的版本整理,第164页。

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对人而言，自由或自由人这一价值目标是能够涵盖其他价值的最高综合性价值，对这个价值的探讨，实际上就是所有其他价值的具体展开。人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自由价值的组成部分，是自由价值在不同方面即不同价值客体中的表现。人的精神有一种倾向，就是力求摆脱生命活动的外在规定性，由自己来设定活动的目的；人根据这个目的，通过自己的能动活动，使外在的规定服从自己目的的需要。当然，人可以能动地设置他的目的，但能否设置他行动的结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将在后文中展开。总之，人对自由的认识和追求贯穿了整部人类历史，在具体历史时段中，自由的内容和自由的实现程度都会反映出那段历史的特征，人类的诸多进步和悲剧常常是围绕着对自由的追寻或不解以至于滥用。

思想史上对自由的论述大致有以下内容。

第一，在社会历史中，当主体反抗社会诸因素强加于他的各种压迫时，愤而争取的社会性自由，如反对奴役，争取政治自由、个人解放，维护人权等。

第二，与必然性无关的自主的力量，如自由意志，反对决定论的必然性以及对命运的克服。

第三，理性主体借着内在理性战胜情欲、以超越的动机战胜低级动机而实现的人格完满，如道德论、神秘主义和一些宗教观念。

第四，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我们有能力实现我们的潜能，我们就是自由的，自由就是符合目的的生活。

第五，康德提出，人是自由和独立的，自由是自主行动的能力，自由意味着按照我给自己定下的法则行动，自由即自律，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目的，作为自由的道德主体，人不被任何并非我选择的历史、传统或承袭下来的境遇所束缚。

很难说人类最早意识到的是哪一种自由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自由当作是内在于人的解放，随心所欲满足欲望的作恶者是他自身的奴隶。人在正确和错误的中间到底有没有自由的选择，将美德与智慧等同的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出答案。如果罪恶是缘于对真善的无知，那么从逻辑上就可以排除选择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反对苏格拉底的原则，他认为恶也可以是故意造成的，但他的自由很难与区别开来。斯多亚学派一方面持严格的因果决定论，仿佛是古代“命运”观念的复苏，但同时又强烈主张人有能力成为自己的主人并达到美德。实际上，斯多亚学派认为的真自由就

是接受必然性,通过服从普遍理性来脱离情欲和感情,从而能够成为自己主人的人是智慧的,在他之中有一种人性的完美。伊壁鸠鲁学派及其追随者的自由观也存在很大的矛盾,他们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却承认人有脱离命运恐惧感的自由选择。在古希腊哲学中,以上四种自由观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被提了出来。

基督教,或者更确切地说,犹太教和基督教都非常强调自由的观念;上帝在创造中的自由、呼召救恩的自由以及人的自由,没有人的自由,一切规则和制裁都是没有意义的。

基督教的根本信息是救赎,即解放,基督徒从屈服于罪、肉体、律法中解放出来享受属灵的自由。早期教父反对诺斯替主义。知识并不能改变人的根本属性,因此诺斯替认为有所谓命定的靠特殊知识而获救得自由的精英团体在正统基督教看来是不可能的。安瑟伦(Anselm)认为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人保持意志的正直性。^① 圣伯尔纳(St. Bernard)把自由分成三种:与必然性相反的自然自由、从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恩典的自由,以及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荣耀的自由。^② 对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在堕落和完全受欲望所奴役的人之内,不再有自由意志,它与上帝的预知和统治不相调和,路德更是把自由意志比喻成一匹马,上帝或撒旦都可以来驾驭,而同时代的天主教人本主义者们却坚持罪并未完全败坏人的意志,人仍然有自由,否则惩罚就是没有根据的。

但神学家的问题不同于哲学家。当神学家霍布斯(T. Hobbes)提出决定论时,笛卡儿却有力地肯定上帝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是上帝无限完美的一个特征,也是他至高独立性的一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自由也是无限的,是创造主的一个标志,人可以单单为了显示他的自由而反对明显的、众所周知的善,因此,这个自由并不能算为人的完美,因为它也可能成为错误和罪恶的根源,而完美的自由对他来说,应该是不可抗拒地坚持善。对斯宾诺莎而言,如果某物是因其属性的唯一的必然性而存在的,且它能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话,它就是自由的,而只有一种存在符合这个定义,那就是上帝或本质(God or Substance),而上帝的自由和必然性是等同的,上帝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他没有偶然性。一切从他而出

^① 参见 Anselm: *Three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translated by Thomas William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② 参见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b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的事情都是作为结论从原则出发得来的。人也没有选择的自由，他的活动不仅由他的本质所决定，也被其他存在的行动所决定。但斯宾诺莎作为理性主义者又肯定，上面所提过的第三种意义上的人的自由的确存在，就是由理性决定的从欲望和感情中解脱出来的那种自由的确存在。而莱布尼兹反对这种必然论(Necessitarianism)，努力恢复自由选择。他认为，自由的行动具有以下特征：自发性，因为本质是所有决定的唯一原因；知性；偶然性，相反的行动并不意味着逻辑和形而上的矛盾。18世纪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承认自由是人的属性，但它们却否定意志，因为意志很容易受快乐的影响。比如，根据洛克的观点，意志有“趋乐避苦”的欲望，而根据休谟的观点，人的内在和外在的事实常常依赖于他们的先辈。那个时期的自由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关注的是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或是制度中的自由，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发展中结束了旧的政体，开创了新的社会形态。康德的自由观也分为两个范畴，纯粹理性排斥现象世界的自由，允许本体世界的自由的可能性，而实践理性在面对责任时，凭着暗含了自由的纯粹理性作出决定。实际上，康德对自由有两种观念：一个是否定的，是开始一连串现象的能力；一个是肯定的，是安置道德律时实践理性的自我决定。

当代哲学大量使用自由的概念，但意义各不相同。费希特抬高了创造自由，因着自由，人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道德应当被实践的世界。黑格尔把自由放在理性之中，这样的自由观排除了偶然性，它包含了内在的必然性，因此可以在组织化很好的国家当中实现。马克思也同样认为自由应当作为人的理性和真正自我的实现，他吸收了黑格尔的观念，加进了唯物主义。真正的自由是当人控制物理世界和社会机制时（目前的情况似乎正相反）每个人应当拥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因此严格地说，它谈得更多的是解放而不是自由，人通过解放自己而懂得什么是自由。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独到之处是坚持决定论和自由之间的辩证法——没有决定论，自由就是不可能的。伯格森强调精神的自由来反对物质决定论，在他的影响下，意识流小说表现出人甚至可以在精神的自由中推翻时间的壁垒，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在美学上实现了这种自由。存在主义肯定自由，同时也肯定了焦虑和虚无。克尔凯郭尔坚持，自由的非理性方面才是焦虑的根由，而“选择”在萨特的本体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他来说，自由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选择”创造价值，但同时它又是荒谬的。如果说人生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欲望，那么自由就意味着尽可能地摆脱各种限制和束缚，这种“free...from”的自由被称为“消极自由”；如果认为人

的理性可以设定生活的目标,而人又能够通过建立一些必要的准则来达到他所设定的目标,那么这种朝向目标“free...to”的自由被称为“积极自由”。我们既可以自由地选择目标,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借以实现这个目标的规范。霍布斯相信“消极自由”,而洛克支持“积极自由”。

在它的形而上学本质上,自由不仅意味着主体的非必然性,而且还意味着主体的自我决定,对主体思考的不同方式带来对自由理解的不同形态。比如,人被外在所决定;人通过他的意志决定其内在和外在的行为;在意志主体中,自我不是完全由自然、环境,甚至是动机所决定的;超我反对自我和本我;等等。

而在对主体的宗教诠释里又增加了一个属灵的维度,人若没有灵的层面,活动就只具有自然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就仍然被自然界和它活动的具体条件所决定,而一旦在对人的理解中包含属灵的性质,就立刻呈现一种新的自发性,因为灵要按照它的本质来行动,灵的特点是向无限者和绝对者开放,且渴望由绝对者本身来满足,主体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躲开了决定论。也就是说,其他的存在者,仅仅只是它们之所是,即只能按照它们在具体情况下之所是来行动,并且可以依据这些行动对它们作出评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而灵则不被任何决定、结局或价值所困,它能够超越它们,人不仅能将世界和他自己的行动纳入反思的范围,而且他自身也超出了这个反思,即只有人,无论他做了什么,被怎样决定,他都超出这些范畴。我们所观察到的人,无论是他外在的言行、内心深处的愿望,还是根据这些对他所产生的评价,甚至包括他对他自己的全部了解,都不能穷尽这个人的全部存在和意义。灵的这个条件与本体论的自由相关,在灵里面自由地出现了存在的有积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它超越了各种各样的决定论,行动的自由植根于这种本体论的自由之中。

人的自我决定并不只是说他能超越自然秩序,对自然所提供的种种加以选择,而且他还能够超越他的自我,在种种选择项中去选择他的目的和最终的结局。但同时,人仍然是一个被造物,他的生命的确被自然所限制着,他的选择又不能超出世界所给定的范围。人类自由的这一矛盾,克尔凯郭尔以一种绕口令的方式作出了表述:“人之处境的真实情况就是他的选择、决定和他的被选择、被决定是同时存在的,我所选择的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因为假如它没有被决定,我就不能选择它,然而如果我不是通过我的选择来决定了它,我就不是真正地选择了它。它存在着,因为如果它不存

在,那我就不能选择它,它不存在,但通过我的选择成为了实在,否则我的选择就是一个幻觉。”^①

二、人的自由与人的被造性

本论著着意探讨基督教中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自由问题。基督教中特殊的创造和救赎的观念使人的自由问题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基督教所给出的把《圣经》宗教和其他宗教区别开来的定义有很多,比如说它是先知的,是救赎的,是历史的,是末世的,或是启示的,等等。一个启示宗教所希望得到的启示,乃是在这个变迁流逝的世界现象之外,是否有维系它的永恒旨意和目的。基督教宣称,这个希望在个人和历史的经验中得到了印证。神秘主义常常相信人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参透上帝的秘密的,且能够通过消灭自我意识达到与上帝的联合。但《圣经》的原则认为这是一种臆想,它认为,有限的人除非有上帝亲自的启示,否则是很难了解上帝的意图,并与之建立合宜的关系的。《圣经》相信,这个超越的上帝能够在有限的历史过程中显现他自己。《圣经》的启示观同时强调了两个方面,即上帝对世界和人的超越作为以及亲密的关系,其中包括了人的被造、人的自由与自由的限制、人的罪性及其招致的审判,还有形成基督教最重要的观念,即那胜过审判的上帝的怜悯。

《圣经》虽然强调它是启示真理,但对它所启示的内容部分地能在经验中得到确证。比如在人的意识中有两种普遍经验,一是对人生有限和依赖性的认识,这在文学、哲学中常常有很多相当暗淡的描绘;还有一种是人隐隐意识到自己被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所监察着,这种经验被《旧约·诗篇》的作者描述为:“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②诗人推崇人与上帝的这种关系,因为,正是有了这种关系,人的伟大才和上帝的伟大一样重要。这种经验并不只于这一种高昂的情绪,它的普遍性还可以从《旧约·约伯记》中看出来,约伯在他的苦难中并非对此感谢称颂,相反却是抗议,他认为上帝的监察是将人生置于一种不可忍受的约束之下,所以他说:“人是什么,你竟看他为

^① Niebuhr R. :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 1,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p163. Kierkegaard, Either /Or, p182.

^② 《旧约·诗篇》139:1—3。本书中所有《圣经》的中文出处皆为中文和合本。参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圣经·中英对照》。

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监察他,时刻试验他?”他觉得上帝对人的软弱简直是太苛刻了,“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所以他盼望死亡来临,好让上帝无可监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明朝要寻找我,我却不见了”^①。这种对时刻临在之上帝的抗议和抱怨,较之那虔敬感恩的称谢,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更为真实。

《圣经》不以自然的因果关系和变迁无常来作为解释宇宙的最终原则,也拒绝以人内心的需要、心智的特殊性、理性法则来解释,这样就必须将宇宙秩序归之于一个更自由的终极领域。《圣经》中,上帝启示自己就是那一个超越者,是世界的渊源和中心,同时,启示人的骄傲和对上帝的抵制足以毁灭他自己。

除了阐明人存在的短暂性和有限性以外,《旧约》不断地宣告,因神人之间有特殊关系,而赋予人类显著的尊严性,上帝和人没有亲属关系,人不是堕落的神,也不是巴比伦神话中所说,人有一部分是神的素质所组成的。上帝让他成为独立自立的被造物,并且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把其他被造物的统治权交托给他。为此,人虽然也受被造物界的法则统辖,但他比任何被造物更亲近上帝。在《旧约》中,人所受的最严厉的处罚之一,就是被贬为与动物同级,如《旧约·诗篇》73:22^②,最极端的例子或许当数尼布甲尼撒,他因轻慢上帝、狂傲自大而被贬为兽类,长达七年。^③ 人的地位普遍地优越于整个自然,这在《圣经》中是明显的。在整个东方世界里,“自然”常被神化,并且为避免神明和精灵加害于人,人就用宗教仪式去崇拜它们,但在希伯来宗教里,人不是借着崇拜自然而得救,人是在管理着自然。

概括来说,基督教的人性观有基本的三点:第一,在“人具有上帝的形像”^④的教义里,注重的是人灵性中的超越高度;第二,坚持人是被造的,因而是软弱的、依赖的、有限的存在,深陷于自然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中^⑤;第

① 《旧约·约伯记》7:16,21。

② 《旧约·诗篇》73:22“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

③ 《旧约·但以理书》4。

④ 《旧约·创世记》1:26—27“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⑤ 这种“上帝形像”和“被造之物”的结合体的观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有着精彩的描写,当人处于最高的灵性地位时,他仍然是一个被造物,而即使是在他生活最鄙陋之处,他也仍然显出若干上帝的形象。他称自己的作品为“在抹布的褶皱中闪现的人性”,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长子德米特里性情暴虐、生活放荡,但他仍然喊道:“我虽然下贱卑劣,但还是你上帝的儿子。”鲁迅曾评论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自己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着的光辉”。

三，人心中的罪恶乃是不承认他的依赖性，不肯接受上帝的旨意，妄以为可以脱离上帝而成为自身的主宰，从而以他自己为最后的超越者。基督教人性观总是把人看作“上帝的形像”和“被造之物”的合一体，或者说人是无可限量的被造物。因此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人的看法，既不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理想主义的。基督教既考虑到了人的自我超越能力，又考虑到了人的被造性质以及罪恶的基本现实。

按照基督教思想，人有自由是因为被造时具有“上帝的形像”，上帝是自由的，因此“人是自由的存在物，在人身上有原初的、非被造的、先于世界的自由”^①。但人的自由与上帝的自由不同，上帝的自由是已经实现了的，因为上帝完全等同于他的属性和本质，用《圣经》里的话说，就是“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②；而人的自由是尚未实现的，有待于抉择的，因为他还不完全等同于他的属性，而他是否等同于他自己的属性和本质正是自由与否的标志，在这一点上，异化的概念是正确的。^③人可以顺从于他的本质，也可以顺从于他的非本质或次本质，他的这个选择可以称为自由，人永远拥有这种自由，他在任何处境下都有这个自由；但还有一种自由，是这种选择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他的选择自由所不能决定的，当他选择他的本质时，他就是自由的，而当他选择次本质或非本质时，他自身的自由就丧失了，也就是说，他实现他自己的那种可能性在这个事件中丧失了。因此，基督教认为，一个自由的行为可能包含着永恒的命运，这一点在希腊人的思想中是陌生的。^④

在什么意义上、在哪一点上，人——堕落而被罪奴役的人——是自由的？上帝若不干预人的自由的话，他如何使人向善？人永远拥有第一种自由，即选择的自由，现代社会无节制地夸大了这种自由，而在这种自由之中，永远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但堕落的人没有第二种自由，即他总是被诱惑去放弃自己的属性和根本利益，而选择次本质。《圣经》认为上帝的普遍恩典使人继续持有第一种自由，而只有上帝的特殊恩典，即救赎，才能使人在失败中仍然有可能享有第二种自由。

任何自由都不是独立和无条件的，许多人认为上帝的自由之所以是完全的，是因为它是独立的和无条件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它可以导致自

^①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② 《新约·提摩太后书》2:13。

^③ 其他被造物也同样等同于它们各自的属性。

^④ 基督教的重要信条是恩典，自由与恩典中间的和谐问题是基督教的特有问题，同时它也进一步将神圣预知与自由的问题复杂化了。本文的研究不涉及这个方面。